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5）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所有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幼，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作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国际学舍谋杀案

张国祯译

1

赫邱里·白罗皱起眉头。

“李蒙小姐，”他说。

“什么事，白罗先生？”

“这封信有三个错误。”

他的话声带着难以真信的意味。因为李蒙小姐，这个可怕、能干的女人从没犯过错误。她从不生病，从不疲倦，从不烦躁，从不草率。也就是说，就一切实际意义来说，她根本不是个女人。她是一部机器——十全十美的秘书。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她为赫邱里·白罗安排他的生活，因此，使得他的生活也像机器一样运作。打从好几年前开始，“条理规律”便一直是赫邱里·白罗标榜的口号。有个十全十美的男仆乔治，加上一个十全十美的秘书李蒙小姐，“条理规律”

成了他生活中至高的律条。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一切尽如其意。

然而，今天上午李蒙小姐所打的一封十足简单的信竟然出了三个错误，更过分的是，她甚至没注意到那些错误。这简直就如同是所有的星球都在轨道上停止不动了！

赫邱里·白罗递出那封惹祸的信件。他并没有感到困恼，他只是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却发生了！

李蒙小姐接过信。她看着。白罗这一辈子首次见到她脸红起来；一种深沉、丑恶难看的脸红，直红到她极为斑白的发根。

“哎呀，”她说。“我想不出怎么会——至少，我知道。是因为我姐姐。”

“你姐姐？”

又是一个震惊。白罗从没想到李蒙小姐会有个姐姐。或是，就这一方面来说，有个父亲、母亲，甚至祖父母。在各方面来说，李蒙小姐是如此完全“机器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是一个精密的器具——想到她有感情，或焦虑，或对家人的担忧，似乎都是相当可笑的。他很清楚，当李蒙小姐公余之暇，她的全部心思都献给了一套要取得专利，冠上她的名字的新文书档案系统。

“你姐姐？”因此，赫邱里·白罗难以置信地重复说。李蒙小姐猛点头。

“是的，”她说。“我想我从没对你提起过她。实际上她的全部生活都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她丈夫是在那里从事橡胶生意。”

赫邱里·白罗了解地点点头。在他看来，李蒙小姐的姐姐是該在新加坡度过她的大半辈子。新加坡那种地方就是用来给这种人住的。像李蒙小姐一样的女人的姐姐嫁给事业在新加坡的男人，因此在本土上的李蒙小姐才能像机器一样能干，全心致力于她雇主的事务上（还有，当然啦，在休闲时，致力于文书档案系统的发明）。

“我明白了，”他说。“继续说。”

李蒙小姐继续说下去。

“她四年前守寡。没有儿女。我设法帮她以相当合理的价钱租到一层非

常好的小公寓——”

（当然李蒙小姐是办得到这几近于不可能的事。）

“她过得还可以——虽然手头不像以前一样阔绰，但是她的嗜好并不奢侈，如果她小心应用，她的钱足够她过得相当舒适了。”

李蒙小姐停顿一下，然后继续：

“可是，事实上，当然啦，她孤单。她从没在英格兰生活过，她没有老朋友之类的，而且当然啦，她有的是空闲的时间。无论如何，她大约六个月前告诉我她在考虑要接受这份工作。”

“工作？”

“看守，我想他们是这样叫的——或是女舍监，一家学舍的舍监。那家学舍是一个带有希腊人血统的女人开的，她想要找个人帮她管理。管理餐饮，照料一切。那是一幢老式隔间房子——在山胡桃路上，要是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白罗并不知道——“那一带以前曾经一度是个高级地区，房子都盖得很好。我姐姐可以得到很好的食宿供应，卧房、客厅和一间独用的浴厨合并小房间——”李蒙小姐停顿下来。白罗轻咳一声鼓励她说下去。到目前为止，这似乎不是什么悲惨遭遇的故事。

“我自己可不怎么确定，可是我看得出来我姐姐论点的强势。她从来就不曾是个闲得下来的人，她是个非常讲求实际的女人，而且在管理方面很有一手——当然她并不是考虑要投资之类的。那纯粹是个领薪水的工作——薪水并不高，不过她并不需要那份薪水，而且没有什么吃力的事得做。她一向就喜欢年轻人，而且跟他们处得来，她在东方住了那么久，她了解种族的差异和人的敏感性。因为住在那家学舍的那些学生中各国人都有；大部分是英国人，不过有些是黑人，我相信。”

“自然。”赫邱里·白罗说。

“时下我们医院里的护士大半是黑人，”李蒙小姐犹豫着说，“据我的了解，她们比英国的那些护士亲切、专心多了。这是题外话。我们商谈过之后，我姐姐终于接受了这份工作搬了进去。她和我都不怎么喜欢那家学舍的女主人——尼可蒂丝太太，一个脾气非常不稳定的女人，有时候可爱迷人，有时候，我得遗憾地说，恰恰相反——既小气又不切实际。不过，当然，如果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她就不用请助手了。我姐姐不是个会让别人的脾气影响到她的人。她对任何人都忍得下自己的脾气，但是她也绝不容别人胡闹。”白罗点点头。他从李蒙小姐的口述中隐隐约约感觉到她姐姐和她的相似之处——一个被婚姻以及新加坡的气候软化了的李蒙小姐，然而那同样坚实的感知核心却没有变。“所以你姐姐就接受了那份工作？”他问道。“是的，她大约半年前搬进了山胡桃路二十六号。大致上来说，她喜欢那里的工作而且觉得有趣。”赫邱里·白罗倾听着。到目前为止，李蒙小姐的姐姐的冒险事迹一直平淡得叫人失望。

“可是最近这些日子来她很担忧。非常担忧。”“为什么？”

“呃，你知道，白罗先生，她不喜欢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里男女学生都有？”白罗微妙地问道。

“噢不，白罗先生，我不是指那方面的！那一类的难题总是叫人有了心理准备，料想得到的！不，你知道，一些东西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而且是这么古怪的东西……而且样样都有点不自然。”

“你说一些东西不见了，你的意思是被偷走了？”

“是的。”

“有没有找警方去？”

“没有，还没有。我姐姐希望没有这个必要。她喜欢这些年轻人——也就是说，其中一些——她宁可自己把事情弄明白。”

“嗯，”白罗若有所思地说。“这我相当明白。可是这并没有说明，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的顾虑，我想是反应自你姐姐的顾虑。”

“我不喜欢这种情况，白罗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禁不住感到有什么我不了解的事在进行当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解释可以涵盖这些事件——而且我真的无法想象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白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李蒙小姐的致命伤是她的想像力。她毫无想像力。就事实来说，她无懈可击。然而一牵涉到推测的问题，她就迷惘了。

“不是一般的小偷窃？也许是偷窃狂吧？”

“我不认为是，我研究过你说的偷窃狂这个课题，”诚实的李蒙小姐说，“我查过大英百科全书，也研究过一本医学著作。可是这个解释我不信服。”

赫邱里·白罗沉默了一分半钟。

他真想让自己卷入李蒙小姐的姐姐的麻烦和一家国际学舍的苦难忧伤中吗？不过让李蒙小姐在打他的信件时犯错实在是非常令人困恼不便。他告诉自己，如果他要卷入这件事，这就是理由所在。他自己并不承认他最近一直感到有点平淡乏味，再小的一件事都足以吸引他。

“大热天里荷兰芹菜沉进奶油里去了，”他喃喃自语道。“荷兰芹菜？奶油？”李蒙小姐显得吃惊。

“从你们的古典文学上引述的一句话，”他说。“无疑的，你一定熟悉福尔摩斯的冒险，更不用说他的功绩了。”“你是指贝克街的那些团体等等，”李蒙小姐说。“大男人了还这么傻！不过，男人就是这样，就像他们玩不腻的火车模型一样。我无法说我有时间去看那些小说。当我有时间看书时，这种时候并不多，我宁可看一些进修方面的书。”赫邱里·白罗优雅地一鞠躬。

“李蒙小姐，你邀请你姐姐来这里——喝个下午茶怎么样？我可能能给她一点点帮助。”

“你真好，白罗先生，真的非常好。我姐姐下午经常有空。”

“那么，明天怎么样，如果你能安排的话？”

时候一到，忠实的乔治便遵照吩咐，准备了丰盛的英式茶点，有奶油煎饼、匀称的三明治，以及其他合适的点心等。

李蒙小姐的姐姐休巴德太太长得跟她妹妹很像。她的皮肤黄多了，而且也较为丰满，发型较为轻浮，举止不那么敏捷，不过脸上那对眼睛所放射出来的光芒跟李蒙小姐透过夹鼻眼镜所放射出来的一样精明。

“你真是太好了，白罗先生，”她说。“真是客气。这么可口的茶点。我确信我吃得太多了——呃，也许再来个三明治就够了——茶？呃，半杯就好了。”

“首先，”白罗说，“我们享受一下茶点——然后才谈正事。”

他和气地对她微笑，捋捋胡须，休巴德太太说：“你知道，你就跟我从‘幸福’的描述所想像的一模一样。”

白罗在一阵吃惊之后了解到‘幸福’就是李蒙小姐的教名，他回答说依李蒙小姐的能力，这是他预料中的事。“当然，”休巴德太太心不在焉地又拿了一块三明治说，“幸福从来就不关心别人。我关心。所以我才这么担忧。“你能否解释给我听，到底是什么让你担忧？”“能。要是钱被偷了——这里那里的小钱——那倒是够自然的事了。而且如果是珠宝，那也相当单纯——不，我的意思不是单纯，恰恰相反——但是这说得过去——偷窃狂或是不老实的。但是我来把丢掉的东西念出来给你听，我把它们记在一张纸上。”

休巴德太太打开皮包，拿出一本小簿子。

晚礼鞋（新的一双中的一只）

手镯（人造宝石）

钻戒（在汤盘里找到）

粉盒

唇膏

听诊器

耳环

打火机

旧法兰绒裤子

电灯泡

一盒巧克力糖

丝巾（被割碎）

背囊（同上）

硼素粉

浴盐

烹饪书

赫邱里·白罗深深吸了一口气。

“惊人，”他说，“而且相当——相当令人着迷。”他听得神魂颠倒。他的眼睛从李蒙小姐一张期期不以为然的脸转看到休巴德太太和蔼、苦恼的脸上。“我恭喜你，”他热情地对后者说。

她吃了一惊。

“为什么，白罗先生？”

“我恭喜你遇到了这么一个独特、漂亮的难题。”

“呃，或许对你来说有道理，白罗先生，可是——”

“根本没有道理可言。这令我想起了圣诞节时我被一些年轻朋友说服参

加的一种游戏。据我的了解，这种游戏叫做‘三角小姐’。一群人围坐一圈，每个人轮流说：‘我上巴黎买了——’加上一样东西的名称。下一个人依样画葫芦，加上另一样东西的名称，这个游戏的宗旨是在依次记住如此列举下去的东西名称，其中有些我可以说是荒谬到了极点。一块肥皂、一只白象、一张铁脚桌，还有一只俄国鸭子，我记得其中有些是这些东西。当然啦，要记住这些东西难就难在这些东西毫不相关——可以说是，缺乏连贯性。就像你刚刚念给我听的那张表上的东西。比如说，等到说出十二种东西时，要把它们一一按照次序列举出来就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事了。失败的人就得戴上一个纸做的角，轮到下一个竞争者在大家都说出一样东西之后，说：‘我，一个一角小姐，到巴黎去——’——把大家说出的东西名称按照次序列举出来。三次失败，戴上三个角之后，就被迫退出，最后一个留下来的人胜利。”

“我确信你是那个胜利者，白罗先生，”李蒙小姐以一个忠实受雇者的信心说。

白罗微微一笑。

“事实上，正是如此，”他说。“即使再怎么杂乱无章的东西，还是能理出个条理来，用上一点才智、顺序，可以这么说。这也就是说：在心里默记‘我用一块肥皂来清洗一只大理石白象，它站在一张铁脚桌上’——如此继续下去。”休巴德太太敬佩地说，“或许我给你的那张表上的东西你也可以如法炮制。”

“当然可以。一个小姐穿上右脚鞋子，手镯戴在左手上。然后她扑上粉，涂上唇膏，下楼去吃饭，戒指掉在汤盘里，如此继续下去——这样我就能把你的这张表记下来——不过我们要追查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被偷走的是如此散漫的一些东西？幕后是否有任何系统在？某种偏执的想法？我们先要有一套分析程序。首先是要非常仔细地研究一下这张表上的东西。”

白罗在细心研究时，室内一片静寂。休巴德太太就像一个小男孩在看着魔术师，期待着他变出一只小白兔或至少是一串五彩缤纷的彩带一样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不感兴趣的李蒙小姐兀自思索着她的那套文书档案处理系统。当白罗终于开口时，休巴德太太几乎跳了起来。“第一件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白罗说。“这些不见的东西，大部分是不值钱的东西（有些相当不值一顾），除了两项东西例外——听诊器和钻戒。暂时先把听诊器摆到一边，我先把重点摆在戒指上。你只说是值钱的戒指——有多值钱？”

“呃，我无法确切说出来，白罗先生。中间一颗大钻石，四周镶着一圈小钻石，是兰恩小姐母亲的订婚戒指，据我所知。丢掉时她非常不安，当天晚上在何皓丝小姐的汤盘里找到时我们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想那只不过是某人开的一个恶劣玩笑。”

“可能是。不过我个人倒认为它的失而复得意味深长。

要是掉了一支唇膏，一个粉盒或是一本书——那不足以令你报警。但是一只值钱的钻戒就不同了。报警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戒指物归原主。”

“可是如果打算归还那又何必偷走呢？”李蒙小姐皱起眉头说。

“不错，为什么？”白罗说。“不过目前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下。现在我来把这些偷窃行为归类一下，先从戒指开始。

这位戒指被偷的兰恩小姐是谁？”

“派翠西亚·兰恩？她是个很好的女孩。来修习史学或是考古学或是叫

什么来着的学位。”

“有钱？”

“哦，不。她自己没多少钱，不过她一向非常小心应用。那只戒指，如同我所说的，是她母亲的。她有一两样珠宝，不过没多少新衣服，而且她最近戒烟了。”

“她长得什么样子？用你自己的话向我描述一下。”

“哦，她的肤色可以说是黑白居中，外表看起来有点无精打采，安安静静得像个少女，不过没什么精神、活力。

是所谓的——呃，一本正经型的女孩。”

“戒指后来出现在何皓丝小姐的汤盘里。何皓丝小姐是谁？”

“瓦丽瑞·何皓丝？她是个聪明的女孩，皮肤微黑，讲话带着嘲讽的意味。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莎瑞娜’——我想你大概听说过这家美容院。”

“这两个女孩友好吗？”

休巴德太太考虑了一下。

“我想是的——是的。她们之间没多少瓜葛。我该说，派翠西亚跟任何人都处得来，并非有不受欢迎之类的。瓦丽瑞·何皓丝有仇敌，是她的舌头造成的——不过她也有‘门徒’，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我想我懂，”白罗说。

这么说派翠西亚·兰恩人不错，但却乏味，而瓦丽瑞·何皓丝有个性。他回复到他对那张失窃物表的研判上。“有趣的是这上头所代表的不同类别的东西。有些是足以诱惑一个既爱慕虚荣，手头又紧的女孩子，唇膏、人造珠宝、粉盒——浴盐——一盒巧克力糖，或许吧。再来是听诊器，比较可能是个知道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变卖或典当的男人偷的。这听诊器是谁的？”

“贝特先生的——他是个魁梧友善的年轻人。”“医学院的学生？”

“是的。”

“他很生气吗？”

“他气极了，白罗先生。他的脾气很暴躁——在气头上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不过很快就过去了，他不是那种容得下自己的东西被顺手牵羊的人。”

“有任何人容得下吗？”

“呃，哥波·蓝姆先生，一个印度来的学生。他凡事都一笑置之。他挥挥手说物质并不重要——”“他有没有任何东西被偷？”

“没有。”

“啊！法兰绒裤子是谁的？”

“马克那先生的。很旧的裤子，任何人见了都会说该丢掉了，可是马克那先生非常留恋他的旧衣服，他从没把任何东西丢弃过。”

“我们谈到了看起来似乎不值一偷的东西——旧法兰绒裤子、电灯泡、硼素粉、浴盐——一本烹饪书。这些东西可能重要，但是比较可能是不重要。硼素粉或许是被拿错了地方，而电灯泡可能是某人本来打算要把烧掉的换下来，结果忘了——烹饪书可能是被人借走了忘记归还。裤子可能是某个打杂的女佣拿走了。”

“我们请了两个非常可靠的清洁妇。我确信她们没有任何一个会不先问一下就拿走。”

“你说的可能对。再来是晚礼鞋，一双新鞋的一只，是吧？是谁的鞋子？”

“莎莉·芬奇的。她是个来这里交换学习的美国女孩，傅尔布莱特法案基金会提供她奖学金。”

“你确定那只鞋子不是单纯只是放错了地方？我想不出一只鞋子对任何人能有什么用处。”

“不是放错了地方，白罗先生。我们全都找遍了。你知道，芬奇小姐当时正要去参加一个她所谓的正式宴会——要穿着正式的礼服——而鞋子是很重要的——那是她唯一的一双晚礼鞋。”

“这造成她的不便——困恼——嗯……嗯，我怀疑。也许这其中有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

“还有两样东西——一个被割碎的背囊和一条遭到相同命运的丝巾。这两样东西既非虚荣也无利益——而是蓄意的、怀恨的举动。背囊是谁的？”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背囊——他们全都经常搭便车，你知道。而且大部分的背囊都是一个样子——在同一个地方买的，因此难以区分。不过，看来似乎可以相当确信这一个是雷恩·贝特生或是柯林·马克那的。”

“而丝巾也同样被割碎。是谁的？”

“瓦丽瑞·何皓丝的。是人家送给她的圣诞礼物——翡翠色，质料真的很好。”

“何皓丝小姐……我明白。”

白罗闭上眼睛。他脑海里浮现的是个不折不扣的万花筒。围巾和背囊的碎片、烹饪书籍、唇膏浴盐；形形色色的学生的名字和简略的描述。没有任何结合或组织。不相关连的事件，一群旋转的人们。然而白罗相当清楚这其中一定有某个模式在。可能是几个模式。可能每一次转动一下万花筒就有一个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中有一个是正确的……问题是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他睁开眼睛。

“这是件需要思考的事。很需要思考。”

“噢，这我确信，白罗先生，”休巴德太太急切地同意说。“而且我确信我不想麻烦你——”

“你并不是在麻烦我。我有兴趣。不过在我一边想着时，我们可以一边从实际的一方面开始。一个开始……鞋子，晚礼鞋……嗯，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李蒙小姐。”“什么事，白罗先生？”李蒙小姐放弃脑中所想的档案系统，身子坐得更为正直一点，自动地拿起拍纸簿和铅笔。“或许休巴德太太把那只剩下来的鞋子拿给你。然后你到贝克街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去。鞋子丢掉——是在什么时候？”

休巴德太太考虑了一下。

“呃，我现在记不太正确，白罗先生。也许是两个月以前。我只能这样说。不过我可以从莎莉·芬奇那里问到那次宴会的日期。”

“是的。呃——”他再度转向李蒙小姐。“你可以稍微含糊其辞。你就说你在市内火车上掉了一只鞋子——这很有可能——或是在其他火车上掉了。或者是在公共汽车上。山胡桃路附近有几路公共汽车经过？”

“只有两路，白罗先生。”

“好。要是你在贝克街得不到结果，那么就到苏格兰警场去试试看，就说是 在一部计程车上掉的。”

“在伦敦大主教宫殿，”李蒙小姐效率十足地更正说。白罗挥下手。

“你总是知道这些事情。”

“可是为什么你认为——”休巴德太太说了一半停下来。白罗打断她的话。

“我们先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再说。不管结果是否定的或是肯定的，你和我，休巴德太太，得再一起商议。到时候你要告诉我一切我有必要知道的。”

“我真的认为我已经把我所能告诉你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不，不。我不同意。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性情、性别都不同的年轻人。甲爱乙，可是乙爱的是丙，而丁和戊或许因为甲而怒目相视，我需要知道的是这一切，人类感情的相互作用。争吵、嫉妒、友情、怨恨以及一切的冷酷无情等。”“我确信，”休巴德太太不自在地说，“我对这些都不知情。我根本没跟他们牵连。我只是管理那个地方，照顾膳食等等。”

“可是你对人有兴趣。你这样告诉过我。你喜欢年轻人。你接受这个职位，不是因为它有多少金钱上的利益，而是因为能让你接触到人类的问题。有些学生你喜欢，有些你不怎么喜欢，或是根本一点也不喜欢，或许吧。你会告诉我——是的，你会告诉我！因为你在担忧——不是为发生的这些事——这些你可以报警——”

“尼可蒂丝太太不喜欢找警察，这我可以向你保证。”白罗不顾她的插嘴，快速说下去。

“不，你是在为某个人担心——某个你认为可能必须为这些偷窃事件负责或至少有牵连的人。因此，是某个你喜欢的人。”

“真是的，白罗先生。”

“不错，真是的。而且我认为你担心是对的。因为那条丝巾被割成碎片，这可不好玩。还有那被割烂的背囊，那也不好玩。至于其他的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幼稚的行为——但是——我可不确定。不，我可一点也不确定！”

休巴德太太有点匆促地踏上台阶，把钥匙插进山胡桃路二十六号门上的钥匙孔里。就在门刚打开时，一个有着一头火红头发的魁梧年轻人在她身后跟上台阶。

“嗨，妈，”他说。雷恩·贝特生通常都这样称呼她。他是个友善的家伙，讲话带着伦敦腔，而且毫无任何自卑情绪。“出去溜达？”

“我出去喝茶，贝特生先生。不要拖延我的时间，我迟到了。”

“今天我宰了一具可爱的尸体，”雷恩说。“真了不起！”“不要这么可怕，你这恶劣的孩子。一具可爱的尸体，真是的！想到就发毛。你让我觉得想吐。”

雷恩·贝特生大笑，“哈哈”大笑声在大厅里回应着。“对席丽儿不算什么，”他说。“我顺道到医院药局去。‘来告诉你一具死尸的事，’我说。她的脸像白床单一样，我以为她会昏过去。你认为怎么样，休巴德妈妈？”

“这我不奇怪，”休巴德太太说。“想到就怕！席丽儿或许以为你指的是真正的死尸。”

“你这话怎么说——真正的死尸？你以为我们的死尸是什么的？人工合成的？”

一个一头散乱长发的瘦削年轻人从右边一个房间里跨步出来，像只大黄蜂地说：

“噢，只有你。我还以为至少是一队大男人。声音是只有一个人的声音，但是音量如同是十个人的。”“希望没让你神经线都绷了起来，我想是不会吧。”“跟往常没什么两样，”尼吉尔·夏普曼说着又回房里去。

“我们这温室里的小花，”雷恩说。

“你们两个可别再吵嘴，”休巴德太太说。“好脾气，这才是我喜欢的，还有互让。”

魁梧的年轻人温情地对她露齿一笑。

“我不跟我们的尼吉尔计较，妈，”他说。

这时一个女孩正下楼来，说：

“噢，休巴德太太，尼可蒂丝太太在她房里，说你一回来就要见你。”

休巴德太太叹了一口气，开始上楼梯。传话的高个子、黑皮肤女孩贴墙站着让路给她过去。正脱着雨衣的雷恩·贝特生说：

“什么事，瓦丽瑞？是不是要休巴德妈妈定期打我们小报告的时候又到了？”

女孩耸耸瘦削、优雅的肩膀。她下楼越过大厅。“这地方一天比一天更像是疯人院了，”她回过头说。她说着穿过右边的一道门。她走起路来带着那些职业模特儿不必费劲就有的优雅自豪姿态。

山胡桃路二十六号事实上是两幢房子，二十四号和二十六号半连接在一起。一楼打通成一间，隔成交谊厅和一间大餐厅，屋后有两间盥洗室和一间小办公室。两道分隔的楼梯通往保持分离的楼上。女孩子的卧室在右翼，男孩子在左翼，也就是原来的二十四号。

休巴德太太边上楼边解开外套的衣领。她转向尼可蒂丝太太的房间走去时，叹了一口气。

“我想，她大概又不对劲了，”她嘀咕着。

她敲敲门，走了进去。

尼可蒂丝太太的客厅温度保持非常高。大电炉开到最大，窗户紧闭。尼可蒂丝太太正坐在围绕着很多有点脏的丝质和天鹅绒垫枕的沙发上抽烟。她是个皮肤微黑的大块头妇人。外表仍然好看，一张脾气暴躁的嘴巴和一对褐色的大眼睛。

“啊！你可来了，”尼可蒂丝太太把这句话讲得让人听起来像是在指责。

休巴德太太不愧是带有李蒙血统的人，丝毫不为所动。

“嗯，”她尖酸地说，“我来了。有人告诉我你特别想见我。”

“不错，我确实想见你。这真荒谬。不折不扣的荒谬！”

“什么荒谬？”

“这些帐单！你的帐目！”尼可蒂丝太太以一个成功魔术师的姿态从一块垫枕底下变出一叠纸来。“我们拿什么喂这些可怜的学生？山珍海味？这里是里兹大饭店吗？这些学生，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人？”

“年轻人胃口都好，”休巴德太太说。“他们在这里吃顿好早餐和一顿高尚的晚餐——东西普通不过都有营养。这一切都非常经济实惠。”

“经济？经济？你竟敢对我这样说？在我都快被吃垮的时候？”

“你赚取相当不错的利润，尼可蒂丝太太，从这个地方。对学生来说，收费偏高。”

“可是我这地方不是一直都住得满满的吗？那一次我这儿的空位不是要申请三次以上才能得到的？英国领事馆、伦敦大学住宿管理局——大使馆——法国国立高等学校等不是都把学生往我这里送吗？每一个空位不是都有三个人申请吗？”

“这绝大部分是因为这里的膳食可口而且量够。年轻人饮食必须得当。”

“呸！这些总结的数目真是可恶。是那意大利厨子和她先生搞的鬼。他们在菜钱上动你的手脚。”

“噢，不，他们不会，尼可蒂丝太太。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任何外国人骗得过我。”

“那么是你自己——是你在剥削我。”

休巴德太太保持不受干扰。

“我不许你说这种话，”她以老派的管家可能用来对抗特别粗野的指控的口吻说。“这样说可不好，有一天会为你惹上麻烦。”

“啊！”尼可蒂丝太太把一叠帐单戏剧化地抛向空中，散落一地。休巴德太太紧抿双唇，俯身一一捡起来。“你激怒了我，”她的雇主大吼。

“也许吧，”休巴德太太说，“不过，你知道，这样激动对你不好。发脾气对血压很不好。”

“你承认这些总数目比上星期高吗？”

“当然。蓝普逊商店有一些很好的拍卖物品。我趁机会买下了。下星期的总数就会在平均数之下。”尼可蒂丝太太显得闷闷不乐。

“你任何事都解释得这么合理。”

“拿去吧，”休巴德太太把一叠帐单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还有其他的事吗？”

“那个美国女孩，莎莉·芬奇，她谈到要离开——我不想让她走。她是个领取傅尔布莱特奖学金的学生。她会把领取同样奖学金的学生带来这里住宿。她必须留下来。”“她什么理由要离开？”

尼

可蒂丝太太庞大的双肩一驼。

“我怎么记得？不是个真实的理由。我看得出来。我一向都知道。”

休巴德太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一点她愿意相信尼可蒂丝太太的。

“莎莉什么都没对我说过，”她说。

“不过，你会跟她谈谈吧？”

“是的，当然。”

“如果是因为这些黑人学生，这些印度人，这些女黑鬼——那么可以统统让他们走，你明白吧？黑白人种划清界限，他们美国人非常注重这个——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美国人——至于这些黑人——立刻走开！”

她作了个戏剧性的手势。

“由我在这里负责时可不成，”休巴德太太冷冷他说。“无论如何，你错了。在这些学生之间并没有那种感受，而且莎莉当然不是那种人。她和阿金邦伯先生就常在一起吃午饭，没有人能比他更黑了。”

“那么是因为共产党——你知道美国人对共产党徒是怎麼样的。尼吉尔·夏普曼——他就是个共产党徒。”“我倒怀疑。”

“没错，没错。你该听听他那天晚上所说的话。”“尼吉尔只要是能惹人烦恼的话，他什么都说得出来。他这样实在非常讨厌。”

“你对他们都这么了解。亲爱的休巴德太太，你真是了不起！我一再对自己说——要是没有休巴德太太那我该怎么办？我完全依赖你。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先给点火药，然后再涂上果酱，”休巴德太太说。“什么？”

“没什么。不要担心。我会尽我所能。”

她打断她一连串的谢语，离开客厅。

她喃喃自语道：“浪费我的时间——她是个多么疯狂的女人！”匆匆忙忙沿着走道回到她自己的客厅里去。然而休巴德太太还不得安宁。她一踏进门，一个高挑的女孩就站起来说：

“我想跟你谈几分钟，可以吧。”

“当然，伊莉莎白。”

休巴德太太有点惊讶。伊莉莎白·琼斯是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研习法律的女孩。她用功、有野心、非常孤独，不与人交际。她一向显得似乎特别平静、能干，休巴德太太一向把她看作是学舍里最令人满意的学生之一。她现在也是表现得十分平静，然而休巴德太太听出了她话声中微微颤抖的意味，尽管那张黑面孔相当平静。“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请跟我到我房里去好吗？”

“稍等一下。”休巴德太太丢下她的外套和手套，然后随着女孩走出房间，登上楼梯。女孩的房间在顶楼。她打开房门，走向靠窗的一张桌子。

“这些是我的研究笔记，”她说。“代表着几个月的辛勤工作。你看看搞成什么样子了？”

休巴德太太咽不过气来。

墨水在桌上打翻了，流过笔记，把纸张全都浸透了。休巴德太太用指尖碰了碰，还是湿淋淋的。

她明知问得傻地说：

“不是你自己把墨水打翻的吧？”

“不是。是在我出外时打翻的。”

“你想会不会是比格士太太——”

比格士太太是负责顶楼的清洁妇。

“不是比格士太太。这墨水甚至也不是我的。我的墨水放在床边的架子上，碰都没碰过，是某人带墨水过来故意弄的。”

休巴德太太感到震惊。

“多么邪恶——残酷的事。”

“不错，是糟糕的事。”

女孩说来相当平静，然而休巴德太太并没有犯下低估她的感受的错误。

“哦，伊莉莎白，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感到震惊，非常震惊，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查出这件不怀好意的事是谁干的。你自己没有任何看法？”

女孩立即回答：

“这是绿墨水，你看到了。”

“嗯，我注意到了。”

“这种绿色墨水并不太普通。我知道这里有人用这种墨水。尼吉尔·夏普曼。”

“尼吉尔？你认为尼吉尔会做这种事？”

“我不这样认为——不。可是他写信和记笔记都是用绿墨水。”

“我得好好去问问。我很遗憾这屋子里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伊莉莎白，我只能告诉你，我会尽我所能查明这件事。”

“谢谢你，休巴德太太。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不是吗？”

“是——呃——是的。”

休巴德太太走出房间，朝楼梯走过去。但是正要下楼之时突然停住脚步，转身沿着走道走向尽头的一个房间。她敲敲门，门内传出莎莉·芬奇小姐叫她进去的声音。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房间，而莎莉·芬奇本人，一头欢畅的红发，是个令人愉快的女孩。

她正在拍纸簿上写着，抬起一张双颊圆鼓的脸。她递出一盒打开的糖果，含糊其辞地说：

“家里寄来的糖，吃一点吧。”

“谢谢你，莎莉。现在不吃。我有点感到困恼。”她停顿一下。“你有没有听说伊莉莎白·琼斯遭到了什么事？”“黑贝丝遭到了什么事？”

这是个亲昵的外号，伊莉莎白本人接受的外号。休巴德太太描述所发生的事。莎莉显得十分同情、愤慨。

“这真是卑鄙的事。我简直不相信有任何人会对我们的黑贝丝做出这种事来。大家都喜欢她。她安安静静的，不太跟人家牵扯、往来，不过我确信没有人不喜欢她。”“我也这样认为。”

“呃——这是跟其他事情一起的一件吧。所以——”“所以什么？”休巴德太太在女孩停住嘴时猛然问道。莎莉缓缓说道：

“所以我才要离开这里。尼可蒂丝太太有没有告诉过你？”

“嗯。她感到非常困恼。好像认为你没有把真正的理由告诉她。”

“哦，我是没有。没有道理让她瞎猜疑。你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我告诉她的理由是够正确的了。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发生的事。古怪，我的一只鞋子丢了，然后瓦丽瑞·何皓丝的丝巾被割成碎片——还有雷恩的背囊……被顺手牵羊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東西——毕竟，那随时都可能发生——是不好但是大致上来说正常——但是这另外的事可就不正常了。”她停顿一会儿，微笑着，然后突然笑咧开了嘴。“阿金邦伯吓着了，”她说。“他一向

非常高傲、文明——但是这下他那西非古老的法术信仰可是呼之欲出了。”

“哼！”休巴德太太气愤地说。“我没耐心听这些鬼话。只不过是某个普普通通的人类在作怪而已。”

莎莉的嘴唇扭曲成猫般的狞笑。

“重点就在于，”她说，“你所说的‘普普通通’，我有种感觉，觉得这屋子里有个人可不普通！”

休巴德太太下楼去。她转身走进一楼的学生交谊厅里。有四个人在那里。瓦丽瑞·何皓丝，俯伏在沙发上，一双优美的小脚跷在扶手上；尼吉尔·夏普曼坐在桌旁，一本厚书在面前摊开；派翠西亚·兰恩依在壁炉上；一个穿着雨衣刚进来的女孩，在休巴德太太走进时正在脱掉毛线帽。她是个皮肤白皙、健壮结实的女孩，有一对分得很开的褐色眼睛和一张老是微张着看来显得好像永远都在吃惊的嘴巴。瓦丽瑞拿下嘴唇上的香烟，以懒洋洋的声音说：“嗨，妈，你有没有给我们那可敬的老家伙灌糖浆让她平息下来？”

派翠西亚·兰恩说：

“她有没有向你开战？”

“战况如何？”瓦丽瑞说着格格发笑。

“有件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发生了，”休巴德太太说。“尼吉尔，我要你帮我。”

“我？”尼吉尔合上书，抬起头来看她。他那瘦削、恶意的脸上突然闪现出淘气但却出人意料的甜美笑容，“我做了什么？”

“我希望是没有，”休巴德太太说。“不过有人恶意把墨水打翻在伊莉莎白·琼斯顿的笔记本上，是绿墨水。你用的是绿墨水，尼吉尔。”

他凝视着她，笑容消失。

“不错，我用的是绿墨水。”

“恐怖的东西，”派翠西亚说。“我真希望你不要用那种墨水，尼吉尔。我一直告诉你，我认为那太标新立异了。”“我喜欢标新立异，”尼吉尔说。“淡紫色墨水甚至更好些，我想。我得试着去买一些来用。不过，你是当真的吗，妈？我是指，关于阴谋破坏的事？”

“嗯，我是当真的。是你干的好事吗，尼吉尔？”“不，当然不是。你知道，我喜欢捉弄人，但是我绝不会做这种卑鄙的事——当然更不会对只管自家事足以做某些人模范的黑贝丝做出这种事来。我的那瓶墨水在那里？我昨晚灌了钢笔，我记得。我通常都把它摆在那边的架子上。”他身子弹了起来，跨越过去。“在这里。”他拿起墨水瓶，然后吹了一声口哨。“你说的对。这瓶墨水几乎空了。应该是满满的才对。”

穿着雨衣的女孩有点咽不过气。

“天啊，”她说。“天啊。我不喜欢——”

尼吉尔猛然一转身一脸指控地面向她。

“你有不在场证明吗，西莉亚？”他以胁迫的口吻说。女孩喘了一声。

“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不管怎么说，我一整天都在医院里。我不可能——”

派翠西亚·兰恩气愤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尼吉尔该受到怀疑。就只是因为他的墨水被拿去——”

瓦丽瑞阴险地说：

“对，亲爱的，替你的年轻小伙子辩护。”

“可是这很不公平——”

“可是我真的毫无瓜葛，”西莉亚急切地抗议。

“没有人认为是你干的，小乖乖，”瓦丽瑞不耐烦地说。“但是，你知道，”她与休巴德太太对瞄了一眼，“这可是超出了开玩笑的界限。必须想办法处理。”

“是得想办法处理，”休巴德太太绷着脸说。

“这就是了，白罗先生。”

李蒙小姐把一个褐色小纸包放在白罗面前。他打开来，以评鉴的眼光看着一只制作严谨的银色晚礼鞋。“是在贝克街找到的，正如你所说的。”

“这省了我们不少麻烦，”白罗说。“同时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的确，”天性缺乏好奇心的李蒙小姐说。

然而，她倒还是易受亲情的感染。她说：

“要是不会太麻烦你的话，白罗先生，我收到了我姐姐一封信。事情有了一些新发展。”

“你容许我看一下吧？”

她把信递给他，看过之后，他要李蒙小姐打电话找她姐姐。不一会儿工夫，李蒙小姐说电话已经接上线了。白罗从她手中接过话筒。

“休巴德太太？”

“噢，是的，白罗先生。谢谢你这么快就打电话给我。我真的非常——”

白罗打断她的话。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当然是在山胡桃路廿六号。噢，我懂你的意思。我是在我自己的起居室里。”

“有分机？”

“我用的就是分机。主机在楼下大厅里。”

“有谁在屋子里可能偷听？”

“所有的学生这时候都已经出去了。厨子上市场去了。她丈夫吉罗尼莫听得懂的英语很少。还有一个清洁妇，不过她耳聋，而且我相当确信不会费心想偷听。”

“很好。那么，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说了。你们那里偶尔晚上有演讲会，或是演电影吧？某种娱乐活动？”“我们的确偶尔举办演讲会。巴尔屈洛小姐，那个女探险家，不久之前就带着她的彩色幻灯片来演讲过。我们也请过远东的传教团体来过，尽管我恐怕得说那天晚上很多学生都出去了。”

“啊。那么今天晚上你将说服赫邱里·白罗先生，你妹妹的雇主，前来对你的学生演说我的一些有趣案件。”“这非常好，我相信，不过，你是不是认为——”“这不是认不认为的问题。我确信！”

那天晚上，走进交谊厅的学生都看到布告栏上有一则公告：

“赫邱里·白罗先生，出名的私家侦探，欣然同意今晚前来发表关于成功的侦探理论和实务的演说，内容包括一些出名的罪案。”

上完课归来的学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私家侦探是谁？”“从没听说过他。”“噢，我听说过。曾经有一个人因谋杀清洁妇的罪名而被判死刑，这个侦探在最后关头查出了真正的凶手，救了那个人一命。”“在我听来好像没什么。”“我倒认为可能有趣。”

“柯林应该会喜欢。他对犯罪心理学迷死了。”“我不全然这样认为，不过，我不否认质问一个熟悉罪犯的人可能是件有趣的事。”晚餐时间是七点半，当休巴德太太从楼上客厅下楼来（她在客厅里请她高尚的客人喝了雪利酒），后面跟着一个有着一头令人猜疑的黑发，自满地捋着一把凶猛的胡须的矮小老人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已就座。